

# 憶 楊 雲 史

嘗 牧

易簣猶聞為國憂，攘夷一頌動神州，  
杜陵忠愛於今見，愴絕江山萬里樓；  
感唐風律渺難期，吾道蒼茫却白誰；  
遙想石花林下路，詩魂應繞綠苔枝；  
月仙臺呼經過處，高士壺中夜話時；  
難忘蕭蕭風雨感，篋間遺札壁間詩。

夜來無事，燈下翻檢舊籍，偶從書頁中發現幾首晚江東楊雲史先生的小詩的底稿，一種懷舊的念頭，在腦中浮起。知堂先生在紀念半農先生的文中，比喻舊友的死去，就像喪失了一本喜歡閱讀的孤本那樣，心理老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悵惘。我和雲史先生的交情不能說是很深，認識的時間算起來也只是約莫一年的光景，可是目前懷念起這一位老年的詩人時，也自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悵惘。

那時我是從內地來到香港，在這陌生的海市裏，朋友既少，自己又遭逢了一樁不大不小的失意事，住在一間三層樓的一個房間裡，每天總翻翻好些前人的集子，不久，一向不會習過的舊體詩，也胡謔起來了，心裡想，自己心裡的片段的

情感，倒可憑二十八字記下來，多輕便。可是後來日子多一些了，却就漸漸地感到着寤，輕便不來了。但這裡並不是寫「我的學詩經驗」，且撇下不提。

朋友C君的夫人，見得我也寫起舊體詩來，便不給我知識，私自將我的那些「未是草」送給雲史先生看去。一天，她對我說了這麼一回事，說雲史先生很高興我能够去談談。事情也就算了，於是我答應定一個時間和她一道去看楊先生。在一個晚上，她和我一道到了金巴利道月仙臺訪問這位老年的詩人。寬敞的客廳兼書齋用的房間裡，第一觸入眼簾的，是當年號稱「平威上將軍」的吳子玉的對聯，寫的是：

天下幾人學杜甫，  
一生知己是梅花。

此外便是兩三幅墨描的梅花立軸，雅淡而穆靜的點綴着。朝南的窗子的外面是露臺，對海的大平山頂和山腰的燈火，閃爍着從疏格子的窗帘照入，很和諧的。

綠色的燈光下看見這位老年詩人的臉色是頗為蒼白的，兩撇八字似的鬍子斜斜地掛在瘦削的

臉龐上，眼裡閃着光芒，襯着頗長的身材，還殘留着當年的「風流倜儻」。

「料不到你還是這麼年青的人！」

楊雲史先生這一句話，這於我有些窘，難道自己胡謔的那些所謂詩的東西，該是老年人，至少也得是入了中年的人寫的吗？然而，老詩人却從這句說話回憶到他的青年時代去。

從他的談話中，知道他在中了當時社會所羨仰的功名之後，和一位侯爵的孫女兒結婚，不久便到南洋羣島去任領事官，那時起，他並不立志要做一位詩人，在他的心中潛下了民族的意識，（那並不是反清，而是對那鴉片戰爭的罪魁——英國人的仇恨。）弱國無外交，我想這位年青的外交官是曾吃了不少說不出的痛苦的。他說曾希望做一個實業家，但他在南洋羣島嘗試經營的開礦種植，結果都失敗。不免來了一聲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的嘆惜。

辛亥革命之後，老年的詩人雖然不曾留下辮子做遺老，却存心過遺老的生活，回到故鄉的石材林種梅花做一位隱逸詩人。可是過了幾年他接受正在叱咤風雲的「平威上將」的禮聘，擔任幕

僚。但他聲明也只是幕僚而已，他決不做官。  
這裡，老年的詩人遂又滔滔不絕地述說那位  
「不住租界，不納妾，不刮老百姓地皮」的故帥  
的逸事，很親切而有趣味的。

他說，他雖不一定贊同那位故帥的政治主張，可是他給他的人格感動，給他的禮遇感動，遂決定他的「丈夫貴從一」（這是他哭孚威上將的詩句），陪伴這位吳將軍過了九年的坎坷生活，直到吳將軍從四川移居到北平時，他才離開了他，不久便就來到這舊地重遊的香港來居住。

香港的春天是多雨的季節，大氣壓就常常把太平山頂和對港的九龍半島的獅子山大霧山籠罩着，老年的詩人居住不慣這卑濕的海島的雨季，潛在體內的風濕病，把一個詩人所歌詠禮讚的春天化在病榻上。老年的詩人在病榻中所惦記的是，落拓故都的「故帥」，和故鄉石花林的梅花。他高興地說，兩個月前，一位朋友從粵北乘飛機來，曾給他帶了一枝嶺南的梅花哩，雖然不是石花林的，却是祖國的土地種的，何況還是那有名氣的梅嶺的產物。

談了好些時，我們才告別這位老年的詩人，過了幾天我託C君夫人送給他這麼一首小詩。

海外春歸日，涼雲蔽遠岑。江南梅訊渺，冀北雁聲沉。寂寂橫流漢，淒淒去國心。杜陵詩史在，忠愛感人深。

算是我對他表示的敬意。此後他也常常邀我過去坐談。據他說，對於詩，要有宗派之分的話，那末他是主張盛唐的；對於前人的愛好，杜甫而外，吳梅村的七古五古，在他是很喜歡的。他

對於我的那些胡謔的小詩，說是「廓清近人摹宋之病」，還有什麼「是詞人之詞，非詩人之詞」云云，這於我真有點茫然，根本我便不很明白唐宋的分別在那裡，也不會立下決心去宗唐或宗宋，至於詞人和詩人的分別，那就更是茫然了。却又不好意思去請教，反正自己從來不決心去做詩人，什麼宋唐詞人詩人的分別，由他好了。

大概是春末夏初吧，C君的夫人給他送來兩册康有為題簽的江山萬里樓詩集給我，是中華書局仿宋印的道林紙本。洋式的裝訂，裡面附了不少的銅版插圖，所謂石花林果然是一座很精緻的園林，毋怪老詩人的戀戀了。此外還有詩人寫的一幅詩軸，寫的是一首題梅花的絕句：

八千里外見橫斜，天下房龍不是家。  
歸夢故山舊籬落，衝煙冒雪雨三花。

據說，這也就是詩人題乘飛機從粵北帶來的那枝嶺南梅花的。此刻這幅詩軸還在寒齋掛着，那兩厚册一百磅道林紙精印的江山萬里樓詩集，却流落在香港的一位朋友的家中寄存着。

那位叱咤一時的吳子玉將軍故都病逝的電訊傳出不久，在香港出版的大公報上面，看到老年詩人四十首五言律詩的「哭孚威上將」，那是敘述他和吳將軍怎樣的締交，入幕，和吳氏盛衰的經過，怎樣地對這位知遇的故帥死去的傷悼。

此後，聽說他的病也一天一天沉重起來了，進了醫院，C君的夫人也離了香港往南洋羣島到歐洲去，病的情形在我不大清楚，只從報紙上看到，說他力疾在寫一篇題做「揆夷頌」的長詩，聽說這篇長詩還未完成，老年的詩人也就撇下了詩筆死去了。

# 粵舊海聞錄

祝秀俠著

上下册合售一四〇元

本書祝秀俠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珠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、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上下册70元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